哲思飞扬

◎ 朱大建

我喜欢读散文，尤其喜欢读哲思飞扬的散文。散文的说理是融于叙事抒情中的，说理不能硬邦邦地逻辑严密地论证，那就成了论说文。散文的哲理是叙事到恰当的时候，来一段情感的升华，让读者忽然一个激灵，略有所思所悟，是一种水流缓缓流淌忽而飞溅直下的境界。

安谅新著散文集《寻找生命的感动》，收有作者新创作散文50篇，读后有精神一振、齿间留香之感，那是弥漫在文章中的哲思感动了我——作者将他的人生感悟，艺术地传导给了读者。

《片刻的忏悔》，写的是作者人生旅程中的亲身经历：出差北京，作者在车上看见一个骑助动车的老年人一头撞上铁栏杆，作者想打电话叫救护车，司机拦住说，“千万别打，打了我们就走不了，接下去会很麻烦。”作者放下电话，心口像是堵了一块沉沉的铅。路遇打架，作者想去劝，朋友拦住警告他别管闲事。一个小男孩在电梯上哭哭啼啼，作者想去扶，又怕万一小男孩滚落电梯说不清楚。作者回顾了一系列“心有所动，却没有付诸行动”的事，反思道：“我这是怎么了？失语、旁观、回避、置之不理，当年的悲悯和爱心，都被时光磨蚀殆尽了吗？”作者“为自己，为现代许多人，也为这个时代的人性”的忏悔，定会让读者有所触动。

《其实，是一种真相》，其中一个段落，写父亲瘫痪在床后，作者陪伴时，有一种倾诉的愿望。在作者小时候，参加学校劳动时，贪玩丢了一把父亲心爱的小锤子，吓得不敢吭声，不敢承认。直到晚年父亲被切开气管后，作者向父亲坦白，是自己弄丢了小锤子，请求父亲原谅。父亲先是咧嘴笑了，又无声地哭了，还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作者思考：说出真相，“给父亲带来的是轻松，还是刺激了他的烦恼？”作者接着写道：“但我还是要说，其实，说出来，就是一种直面人生和剖析自我的正直和勇敢。”读到这里，我愣一愣，由此引发我很多联想。

类似的哲思，在这本书中还有很多。比如，一个朋友信奉及时行乐的生活哲学，经历一场车祸之后，他突然明白生命脆弱，开始珍惜光阴，潜心作曲，几年时间作曲几十首，是车祸让他猛醒。比如，一位百岁老人只想简单过一个生日，不料来了好多亲朋好友和媒体，闹腾几天后，老寿星忽然衰竭离世，如果这百岁生日过得清净低调一点会怎么样？比如，导演看中一个塌鼻子姑娘的生动美，想让姑娘饰演一个角色，姑娘来试镜时，鼻梁已垫高，让导演无比惋惜。

安谅在几年前自告奋勇去新疆支疆三年，有朋友说他是自找苦吃。在《是拥抱，不是沉没》一文中，安谅这样比喻：“你老是蜜糖不离口，偶尔尝一下咸苦，是否会倍感甜的滋味呢？”作者倾诉心曲：“在艰辛和痛苦的天地穿行，也会绽放出更加美丽的人生花朵来。”读这些飞扬的文字，也许会让人掩卷沉思吧。

心灵的芦笛

◎ 徐 鲁

先说点题外话吧。多年前，香港作家周蜜蜜女士托人捎给我一份礼物，一盒精致的西式文具，其中有一件小文具，当时我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看上去像是一把雅致的裁纸刀，但又没有刀刃；说是一把小锥子吧，分明又是扁平形状的。后来总算弄明白了，原来是专门拆信封用的——就是那种西式的、背面有着三角形封口的信封。可惜的是，平时连中式的信封都很少见了，一年到头压根儿就收不到几封书信，遑论西式信封。因此，这件精致的小文具，一直派不上用场，真是白白辜负了蜜蜜女士细致的心意。最近收到了赵丽宏先生惠赠的两部新书，一部《赵丽宏散文》（中华散文珍藏版），一部《躲进书里》（全民阅读书香文丛），后者还是毛边本。毛边本阅读起来实在是麻烦，偶尔收到毛边本，我都会束之高阁，有点暴殄天物了。但丽宏兄的这本书我很想读一读，于是就需要边裁边读。这时突然想到了蜜蜜送我的那把拆信封的小用具，找出来一试，还真是又顺手又好用，就像是为读毛边本书专门准备的一样。

《躲进书里》收录赵丽宏有关作家与书的散文近40篇，分为上下两辑，上辑多为回忆自己与文坛前辈和文友之间的交往故事；下辑则是一些读书散文、序跋和书事、文事、艺事的散谈，其中谈得最多的是他所热爱的俄苏文学和拉美文学。

丽宏少年和青年时代即酷爱阅读，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些“雨夹雪”的日子里，当不少同龄人还处在蒙昧与迷茫状态时，他已大梦初醒，伴随着大地上早春的脚步，走出“十年浩劫”的恶梦，而且才思发扬，凭借自己那清丽、明亮的诗歌和散文，迅速进入了80年代初期的文坛。更重要的是，丽宏为人谦虚、诚恳，甫一进入文坛，就受到许多前辈大家的嘉纳和爱护。他在这本书中写到的前辈大家就包括冰心、巴金、艾青、柯灵、秦牧、辛笛、陈敬容、徐开垒、曹辛之（杭约赫）、任钧、袁鹰等。他在书中回忆了与他们交往中的亲历亲见，为文坛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可信的史料。老作家柯灵的散文写得出神入化，但是究竟好在哪里呢？丽宏在《应是屐痕印苍苔——悼念柯灵先生》一文里，不仅记下了柯灵数篇名文的诞生缘起，对柯灵散文的艺术魅力，也写出了自己独特的发现：“他在散文中对汉字的运用，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既有对古文字的恰当的继承和使用，也有对现代汉语的革新和创造，千百年古典陈词，在他的笔下锈斑剥落，推陈出新，显露出现代的光华，这是大师之作为。这一点，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无人能出其右。”这段评价文字，真是使我对柯灵的散文之美有了豁然开朗的感受。散文家徐开垒先生是赵丽宏文学上的引路人，开垒先生去世后，丽宏写出万言长文《恩师——怀念徐开垒先生》，不仅详述了两人亦师亦友的情谊，让我们感受到了开垒先生作为一位散文名家和编辑名家的高尚品德和人道情怀，同时也给文学史家提供了有关巴金的《一封信》、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等作品问世前后的一些真实状况。

除了这些回忆文坛名家的散文，书中还有数篇散文，抒写的是对书的礼赞、对文学的热爱。他那篇被选入中学课本的散文名作《旷野的微光》，写的就是当年在崇明岛插队落户时，在风雨扑窗的偏僻乡野的夜晚，伴着一盏昏黄的小油灯夜读的情景。从《躲进书里》一篇中，我们也看到了在过去不同年代里，对他的心灵、生活、写作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些书，例如《野草》、《飞鸟集》、《瓦尔登湖》和《渴望生活》等等，是如何让他如尝禁脔、秉烛夜读和爱不释手的。在《永远的朋友》一文里，他表达了自己对书的深深感恩之情，他说：“我无法想象，假如没有书，世界将会是何等的荒凉，假如没有书，我的人生将会是何等模样。”文中写到一位年老的女作家的故事：在她的晚年，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离她而去，唯一能给她带来一点安慰的，是几本她爱读的书。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却死得很平静，因为直到弥留之际，她还在读着手中的书。“在黑夜里，书是烛火；在孤独中，书是朋友；在喧嚣中，书使人沉静；在困慵时，书给人激情。……有好书作伴，即便在狭小的空间，也能上天入地，振翅远翔，遨游古今。漫长曲折的历史和浩瀚无尽的宇宙，都能融会于心，化作滋养灵魂的清泉。”这是作者对作家和文学的絮语，也是作者对书和人类文明灯火的礼赞。

丽宏的书中还有几处记述自己与普通读者交往的细节，令人过目难忘。例如有一位名叫周贤能的读者，喜欢丽宏的散文，也读过丽宏写的不少音乐散文，所以有一次得知丽宏正在书店与读者见面，他就特意找出自己收藏的一本珍贵的民国版毛边本《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还在此书扉页上抄下了一段话，带来送给丽宏：“我们这些精神上无限而生命有限的人，就是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几乎可以说：最优秀的人物通过痛苦才得到欢乐。”丽宏特意为这本书题跋：“读这本书，不仅使我了解贝多芬，也使我不断重温着读者赠予我的美好情谊。”《普希金抒情诗集》这本书，是另一位老年的读者赠送给丽宏的，这位读者还随书寄来一封信说：“在晚报上读到你的文章，知道你喜欢普希金的诗，今寄上《普希金抒情诗集》，送给你，请查收。”如此温暖的书缘，又使我不禁想到《查令十字街84号》里读者与书的动人故事，这样的故事，不也是作者用心吹奏的芦笛所引来的美好回音么？

『高言大句』说梁衡

◎ 陈歆耕

梁衡先生驰骋文坛多年，其妙文也拜读过多年。关于先生文章的评论已经可以编成文集了，我还能再写点什么呢？

他的那篇写瞿秋白的佳作《觅渡，觅渡，渡何处？》面世已20年，镌刻在瞿秋白纪念馆石碑上，今天重读仍力透纸背，光焰炽热。他的一首诗，让我特别感动：“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在中国传统文人中，学而优则仕，做“名臣”乃至成为帝王师，则是他们的首选，在做不成“名臣”时，才去吟诗作文做“名儒”、“名士”。即便如柳永这类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目标也是要做“卿相”，而非要到烟花巷、青楼上为歌妓们写歌词。在他活着时，也绝非如现代的文人，下笔时就想着要获什么大奖，要在文学史上留名。所谓伟大的婉约派词人代表，是后人封给他的。他一生沉湎于酒色之中，是不得已也，寻欢作乐是其表，悱恻痛苦是其内。他的词才为他赢得了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名声，这种名声乃无意中得之，也不会让他觉得有什么成就感。那些高居庙堂的士大夫们，有几人会正眼看他呢？因此，文人的首选目标是“名臣”。这并非有什么错，成为“名臣”不仅锦衣玉食，有抱负的饱学之士，也才能将自己的治国理念付诸行动。否则，你哪来的话语权？历史上的无数案例证明，“名臣”与“名士”，常常不可兼得。如果兼得，往往也是在不同的阶段，或“名臣”，或“名士”。范仲淹的经历或许能说明这一点，他先是高居庙堂，实施他的改革理念。等到改革受阻而被贬谪，于是有了那篇不朽美文《岳阳楼记》。梁衡先生有一颗文心，清醒地意识到，头上的乌纱帽，不会成为永不熄灭的光环，而著书作文方有可能成为不朽之盛事。

也许正是这种“兼”，形成了梁衡独特的叙事风格。用我未必恰当的表述是“高大上”。他的文字风格，“高言大句”，字正腔圆，铿锵有力，有些篇什可谓字字珠玑，妙语联翩。即便写山水，写景，也一定从中悟出深刻的“道义”“哲理”来。在《读柳永》中，写柳永这样一位因仕途失意而流落青楼酒肆，为歌妓写歌词谋生的词人，梁先生也要从中挖掘出“闪光点”来。他的表述很巧妙，用了“市井”一词。他认为“市民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文化巨人。这时柳永出现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市井这块沃土堆拥着他，托举着他……”于是，柳永就不仅仅是性情柔婉、才华横溢的词人，几乎也是如荷花般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典范了。这就是梁衡眼中的柳永。你未必完全认同他的评析，但你得承认，他写出了自己眼中的柳永。

梁衡先生“高大上”的叙事风格，来自于他明确的散文创作理念。他曾有文，鲜明地提出散文要写“大事大情大理”。作家的叙事风格，往往是由他本人的学养、气质、环境、心理等复杂因素化合而成的。写作者还是要根据自身才华，来选择最适合的题材和叙述方式。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姹紫嫣红缤纷多姿的散文生态。

新书推荐

《迦陵谈诗》叶嘉莹著，三联书店出版

叶嘉莹，号迦陵。这是作者一本谈诗的书，随处可见细密的诗情与诗心，对诗的独到见解和深刻体会。作者认为：诗歌最重要的，是感发生命之本质，而不仅仅是其中的知识和文字。

《这么慢，那么美》罗敷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作者在北欧生活了10年，用细腻与抒情的笔墨描述自己眼中理想的生活状态，不用赶，不用急，不用贪，在简单与缓慢中发现幸福的本质，发现大自然的美。

《观复斋画谭》（增订本），华振鹤著，中西书局出版

此书扎实严谨、逻辑严明，专业性与普及性并重。在对百余位书画篆刻家进行介绍时，一方面力求做到客观公正有理有据，向读者传播、弘扬中国传统艺术的纯粹；另一方面则图文并茂地叙述了海上画派一百多年的种种往事，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内容，可读性与掌故性兼备。7月12日下午2时，此书在复兴东路1121号老西门古玩城举行首发式和签名售书。

《颠倒》汪晖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此书是视野丛书（6册）之一，收入作者五个部分的作品：一、人物回忆；二、重要著作的序言；三、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四、《读书》编辑手记；五、世界历史问题探讨。可读性和传播性较强，既呈现出作者的思想脉络，也使读者比较容易地追随作者的视野进入对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探寻。作者的研究起点和重要思想资源是鲁迅。不管是纪念人物、追溯往事，还是分析历史、批判现实，作者都目光如炬，解剖的刀刃犀利深刻。